

之後再無大師(一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慶榮兄於 2004 年 11 月 18 日過世。他去世後隔年 12 月 12 至 14 日，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，舉辦一紀念他的研討會。其後研討會的論文集“Time Series and Related Topics: In Memory of Ching-Zong Wei”，2006 年由數理統計學會(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, 簡稱 IMS)出版。2007 年，國立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成立魏慶榮紀念圖書館，收有慶榮兄畢生的藏書。與慶榮兄關係深厚的周元燊(1924-) 院士獲知後，慨然將他典藏數十年，很多極珍貴的書籍(包含從 1940 年開始發行的 Mathematical Reviews 第一卷)亦贈與此館，使此圖書館的重要性提昇不少。周院士那些書，乃他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(Columbia University)統計系退休後，回台灣淡水定居，才運回來的，頗具價值。又為發揚慶榮兄樂於提攜後進之精神，在慶榮兄幾位學生與友人的奔走下，2008 年，魏慶榮統計論文獎成立。論文獎舉辦七年以來，已備受國內統計學術界重視。此外，頗具規模的南區統計研討會，也將在今年 6 月於東華大學舉行的會議中，紀念慶榮兄逝世十周年。一個過世已將近 10 年的統計學者，為何如此讓人懷念呢？

慶榮兄於 1949 年生於屏東。屏東中學畢業後，進入清華大學數學系(1967-1971)，然後繼續唸研究所，1973 年獲得

心在南方

碩士學位。於服完兵役後，1975 年他到台大數學系擔任助教。應是才華橫溢，與他接觸過的人，都對他印象深刻。台大數學系的師長中，不乏各路豪傑，看出慶榮兄的不凡，對他器重的也不少。像是 1970 年在美國曾參與保釣運動，之後來台任教，掀起現代詩的論辯，並引發張愛玲研究的熱潮，1984 年還出版“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”的唐文標(1936-1985)，及剛從美國西北大學(Northwestern University)拿到博士學位，一生對教育充滿熱情的邱守榕(兩人於 1980 年締結連理)，兩位皆與慶榮兄相知有素，亦師亦友。那時也在台大數學系任教，與邱教授大學同班的黃武雄(1943-)，二十餘年後，於 2010 年 1 月 8 日在“憂國憂民一俠者：唐文標先生座談會”裡擔任與談人，其後他將發言寫成“重讀唐文標”一文。文中便提到：

唐很喜歡下棋，棋力也不差，他有一個對手叫魏慶榮，也是數學系的同事。魏慶榮幾年前已不幸過世了。他們兩人常常在我家席地下棋。每次下棋都吵吵鬧鬧，可是笑聲不斷，突然你會聽到魏慶榮抗議說：“嘿！怎麼這裡會冒出一個黑子？”原來唐文標惡作劇，不知道甚麼時候偷偷在棋盤的一角放了一個黑子。“本來那個黑子就在那裡啊！”唐大聲嚷著說。“你作弊，你作弊！”魏慶榮氣呼呼的叫。於是兩人吵成一團，…

寫得活靈活現，除透露出慶榮兄個性的開朗與率直外，亦可看出當時擔任助教的他，已為系上眾教授所看重，視為同

儕。除了圍棋，慶榮兄自幼起，便是位象棋高手。

鄉下長大，一向關懷社會的慶榮兄，雖大學及研究所先後期的同學紛紛出國，服務的台大數學系，畢業生出國唸書的，當然也如過江之鯽，但他不為所動，毫無出國打算。那時適逢台大數學系博士班即將於 1976 年 8 月成立，他覺得要成為一個頂尖數學家，與出不出國，並沒什麼太大的關連。想要學位，唸台大博士班就好。況且留在台灣，還能夠為社會做很多事。惜才的唐教授，並未想將慶榮兄一直留在身邊當棋伴，他苦勸慶榮兄出國。後來周院士回台灣訪尋良材美質的學生時，亦極力遊說慶榮兄出國。

慶榮兄的夫人吳美蓉博士，也出席前述紀念唐文標教授的座談會。會中她說：

唐教授逼著他，幫他寫自傳、幫他寫申請書，他跟我先生講“每個人要做好他的角色”。我先生雖然很想從事社會運動，但他覺得我先生更適合做數學家。他幫我先生寫的自傳第一句話就是“I was born as a mathematician”。

在幾位老師的鼓勵及協助下，一年助教生涯結束後，1976 年 8 月，慶榮兄飄洋過海，到了位於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統計系。其後師承周院士的女婿，那時亦在哥倫比亞大學統計系任教的黎子良(Tze-Leung Lai, 1945-，1994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)教授。

熱愛台灣的慶榮兄，從出國前便打定主意，一旦完成博

心在南方

士學位後，便束裝返國貢獻所學，花花世界的紐約，也未使他改變心意。但高瞻遠矚的周院士告訴他，台灣所缺的是學術領導者，而非剛拿到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。他認為慶榮兄該等升教授後再回台灣，如此貢獻將更大。於是 1980 年慶榮兄畢業後，隨即到夙負盛名的馬里蘭大學(University of Maryland, College Park)數學系擔任助理教授，繼續磨劍。
(103.3.10)

之後再無大師(二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白志東(1943-)教授曾問我“你跟魏慶榮怎麼會這麼好?”這實在無法回答,它就是發生了。1984年我們舉家回到高雄,至中山大學任教。也在那年慶榮兄在馬里蘭大學升等副教授,並拿到長聘(tenure),自此他常回台灣。都在統計界,很自然我們便認識了。他是屏東人,又有親戚住在高雄,若回台灣,往往也會南下。我與內人一向對研究好的人都很尊敬,慶榮兄又樂於與年輕人相處,他來高雄有時會找我們,偶而還住我們家,便於促膝長談。天南地北的話題他都有興趣,而若講到學問,他談興更高,屢給我們一些指引。他天生爽朗,常呵呵笑,跟他在一起,相當愉快。

1986年的暑假,慶榮兄回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訪問。由於在台灣待得比較長,因此常有機會與他碰面。他屢跟我們提到陳宏(1954-),對他的學問及個性都蠻誇獎,且說很喜歡他。陳宏是我大學同班同學,出國後先到哥倫比亞大學統計系,一年後轉到加州。陳宏在哥大那年,是慶榮兄在哥大的最後一年,兩人有重疊。陳宏畢業後在紐約教了幾年書,也曾到哥大訪問,與慶榮兄不時會碰面。慶榮兄對他所欣賞的年輕人,從不吝於讚美甚至提攜。有天又講到陳宏,慶榮兄還說我們一起寫張卡片寄給陳宏。

也是1986年暑假,慶榮兄來高雄,我們帶他去中山與

心在南方

教務長聊聊，慶榮兄穿個短褲便去了。那時中山預計隔年要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，統計為其中一領域，慶榮兄居然脫口說出他覺得統計不是最重要的，控制之類才更重要。可想見教務長順口便提醒我們要注意發展方向。教務長知道我們是學統計的，他應會奇怪我們何以帶個不是說統計很重要的人去見他？慶榮兄能成功地將統計應用至經濟及工程等方面。那時他正好有兩篇文章分別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，及 SIAM Journal on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兩份控制方面的期刊發表。他可能是要強調統計要與其他領域結合，才能增加影響力，講出來卻是統計並非最重要。由此可看出慶榮兄有話直說，很不政治的個性。

慶榮兄於 1988 年升教授，從完成博士學位至成為教授，僅花了短短的 8 年。隔年，慶榮兄獲選為 IMS 的會士 (fellow)，為國際學術界所肯定。再隔年，1990 年 8 月 13 至 18 日，我與內人同去瑞典的烏普薩拉(Uppsala)，參加第二屆伯努力協會世界會議暨第五十三屆數理統計學會年會(The 2nd World Congress of the Bernoulli Society for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& the 5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)。由台灣直接去的人沒有太多，但包含慶榮兄在內的幾位台灣出身的學者，由美國飛去參加。此會議結束回美國後，41 歲的慶榮兄，便準備偕同妻子及女兒，離開他待了 14 年的美國，舉家搬回台灣，至中研院統計所當研究員了。

由於即將回台灣，在烏普薩拉期間，慶榮兄雀躍的心情

自然流露，也看得出那股“千斤萬斤我嘛敢擔”的豪情。他差不多每天都找我們談，畢業後繼續磨劍 10 年，他迫不及待想試霜刃。他跟我們說回台灣想做的事，講他的理想。他覺得中研院統計所該設立一對立面。中研院統計所，乃於 1982 年在周院士等人推動下創立的。先成立籌備處，1986 年正式設所。從籌備處算起，至 1990 年滿 8 年，那時洞察機先的慶榮兄，便看出有一對立面，在相互競爭及砥礪下，對中研院統計所，及整個台灣的統計界都是好了。今年是 2014 年，距慶榮兄提出此想法時的 1990 年，3 個 8 年過去了，中研院統計所早已昂然成為世界一流的統計學術重鎮。一所獨大，在台灣再也不可能有對立面了。

在烏普薩拉期間，我們看出慶榮兄雖個性隨和，待人和氣，但仍有些人他不太喜歡。有位美國來的華人教授，從第一天碰面，就告訴大家他在教書的城市開一家店，有時員工請假，他就自己上場，講得眉飛色舞。美國的大學教授，居然有時間做這種事，讓人大開眼界。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，他還吹噓如何利用統計的方法經營。兩次後，慶榮兄便對我們說，這個人不太學術。

烏普薩拉的物價之高，即使美國去的，都感到咋舌。有家餐館只要兩人以上點相同的主餐(main course)，則每人都半價，這就很划算。當發現的那位朋友告訴我們後，我們便想約慶榮兄同去。因他前一年選上 IMS 的會士，我們跟他講，由於烏普薩拉這種偏遠的地方，難得有 IMS 的會議在此舉行，有家餐館為表示對 IMS 會士的敬意，會士本人及同去

心在南方

的朋友皆半價。餐館怎知我是 IMS 會士？慶榮兄有些狐疑。大會有提供 IMS 會士的名單給店家，你只要指出自己的名字即可。君子可欺之以方，於是慶榮兄欣然與我們同去。果真半價，因點一樣的主餐即可。大教授輕易上當，讓我們大樂，遂告訴他實情。他不但不以為忤，第二天我們還看到他用同樣的招術去騙外國朋友。

烏普薩拉一別後，各奔東西，與慶榮兄再相見，已是他回台灣了。(103.3.12)

之後再無大師(三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1990 年秋天，慶榮兄回台灣後，有次我去中研院統計所，該辦的事結束後便去找他。他帶我去院方配給他的宿舍，在離中研院不遠的一棟大樓。他先打開無人住也沒鎖門的隔壁，讓我看一下，然後才進入他家巡禮。怕我沒看清楚，再開一次隔壁的門。原來中研院對學人宿舍提供家具，他是要我經由比較，以知道那些家具是他自己買的。顯然慶榮兄對住所還滿意。在他們家待了好一陣子，期間他讀小二的女兒放學自行回來。他邀我在他家共進晚餐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遂留下來。有些什麼菜已不太記得了，但煎魚倒令我印象深刻，因這是我一向以為是高難度的廚藝。只見慶榮兄一面跟我講話，一面將已退冰的魚割了幾刀，抹鹽後輕輕放進鍋子，非常熟練，真是新好男人。飯菜準備好後，在市區上班的太太美蓉才回來。美蓉亦是清華畢業，原本是物理系，後來轉動力機械系。她晚慶榮兄一年多，1981 年 12 月，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(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)機械工程系拿到博士學位。兩人大學相差 5 屆，但慶榮兄留下讀研究所，參商二星遂有機會相遇。

那時清華大學的規模很小，至美蓉進清華的前一年，大學部只有核工、數學、物理及化學 4 個系，那屆增加材工、工化及動機 3 個系。一班收 45 個學生，7 個系一年新生才共

心在南方

315 人。學生全住校，本來相互認識就不太難了，再加上兩人同是屏東來的，屏東校友對慶榮兄便是照顧同鄉學妹的大好機會。內人與美蓉清華同一屆，她唸的是數學系。以前我總愛說那個時期的清華女生，人人是校隊，個個是校花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慶榮兄想必花了些功夫才追上美蓉。已升到教授，研究正如日中天，年僅 40 出頭，放棄美國一切，全家回來，這其實並不那麼容易。除了自己的決心外，得要有個好太太才行。看起來他們一家三口，對回台灣都相當適應。

回台後，各校競邀慶榮兄去演講，他極想多做一些事，對這種邀約來者不拒。1991 年，中山應數系請他去對大學部學生演講。通俗性的演講，往往不容易找到適當的講員，大部分被邀的人都會推辭。慶榮兄爽快答應，但要我替他取個題目。恰好在那之前，看了由凱文柯斯納(Kevin Costner, 1955-)主演，被奧斯卡金像獎提名 12 項，並獲得 7 個獎項(包括最佳影片及最佳導演)的“與狼共舞”(Dances with Wolves, 1990)，雖不知他要講些什麼，我提供“與數學共舞”給他，當天他就從群魔亂舞開始講。慶榮兄還蠻喜歡這個題目，後來還常跟人說他到中山講“與數學共舞”，似乎覺得很有趣，真是頗具赤子之心。

慶榮兄對台灣數學及統計的發展，可說充滿著使命感。中研院是不必教書的，但他到處奔波，熱心參與各種活動，還在台大數學系及清華統計所上課，也帶學生。

中國統計學報本來是通訊的形式，刊登一些訊息。1989

年，那時擔任中研院統計所所長的趙民德(1938-)博士，建議中國統計學社將它改成全部刊登學術論文。此案通過後，趙博士當仁不讓，擔任兩年主編。1991年7月起，由慶榮兄接任。本來學報除主編及執行編輯外，共有14位編輯委員。慶榮兄上任後，新的編輯委員僅有7位，為原先的一半。有人難免感到訝異，覺得慶榮兄剛回台灣，又是想做大事的人，何不廣結善緣？反正多些人在編輯委員名單中，讓大家高興，沒什麼不好。但這就是慶榮兄的風格，在學術方面，他有其堅持，並不以為有必要皆大歡喜。

1992年，中山應數系聘了慶榮兄在馬里蘭大學帶出來的第三個學生郭美惠(1961-，1989年畢業)。美惠現為中山應數系系主任，她完成博士學位後，在美國教了3年書，便與同樣來自台南、清華校友，又同唸馬里蘭大學的先生黃有榕(1988年電機工程系畢業)，帶著5歲的女兒回台灣定居。自此慶榮兄更常來高雄了。慶榮兄在馬里蘭大學的第一個學生是陳毅恆(Ngai-Hang Chan，1985年畢業)，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卓敏統計學講座教授，曾當過系主任。第四位是李相烈(Sangyeol Lee，1991年畢業)，現為韓國首爾國立大學(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)統計系的教授，也曾當過系主任。這兩位至今仍不時來台灣，我比較熟。慶榮兄在馬里蘭大學共指導出5位博士，另有兩位我就沒見過了。慶榮兄高徒不少，不能討好一個得罪好幾個，因此於介紹美惠時，我常說她是慶榮兄最傑出的女學生。

也是1992年，那年年底，一年一度的數學年會暨學術

心在南方

研討會，在成功大學舉行，我與內人也去參加。晚宴結束，曲終人散，只見慶榮兄仍與一群成大統計系的年輕老師坐在一起。原來他正在分享做研究的經驗。對於點撥年輕人，慶榮兄總是極具熱誠，也覺得這是他該做的。

如果現在南部的學術，仍讓人感覺不若北部活躍，那二十餘年前是更不用說了。有感於此，1992年6月25-26日，中山應數系主辦第一屆高雄區統計研討會。一向對南部感情深厚的慶榮兄，當然前來支持。隔年，1993年7月12-13日，中山應數系繼續主辦第二屆高雄區統計研討會。在研討會舉行的一兩個月前，有日慶榮兄回屏東後，帶著一份報紙來高雄，他給我們看一篇標題是“南方論政可乎？”的文章，對我們多所勉勵。後來主要負責這次研討會的內人，在會議手冊的序文裡，便以底下一段為結語：

未來希望能與南部地區統計相關之各系所合作，將此研討會擴展為由南部地區主辦之一項經常性的學術活動，期能藉此提高南部地區之統計學術水準。套用魏慶榮先生在一次返屏東老家後的期許：南方論政可乎？

此研討會隔年改名為第三屆南區統計研討會，自此每年輪流在南部的中山、成大，及中正等各大學舉行。南部各校在統計學術方面，也就逐漸活躍起來。2004年，此研討會的第十三屆，還移到台北舉行。時至今日，南區統計研討會的舉辦地點已遍及全台的北、中、南、東各大學了。統計已能在全國論政，慶榮兄在天之靈，應感到很欣慰。

心在南方

研討會舉行後不久，於回國將近 3 年後，慶榮兄接任中
研院統計所所長。(103.3.14)

之後再無大師(四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中研院統計所所長一任3年，1993年8月至1999年8月，慶榮兄擔任第3、4任所長。所長與導演，英文都是director，是給方向(direction)的人。只是電影的導演，一聲號令，大小牌演員莫敢不從。學術界的所長，可大不相同。別想如導演那般指揮若定，人人聽令辦事。那時中研院統計所，從1982年創立以來，已過了十餘年，行政人員及研究助理等不計，助研究員以上，便有二十多位，臥虎藏龍，所長一職，本就不是太好幹。更再加上慶榮兄一向直來直往，且有其堅持的性格，在所長這個位置，想當director，引導研究方向，豈是容易？慶榮兄當所長，我們都替他高興，也深深祝福他。

行政工作再忙，慶榮兄不會停止他所熱愛的教書及帶學生。他回台後，共指導出兩位博士，兩人皆在他當所長期間完成學位。第一位是台大數學系的蕭守仁(1964-，1994年畢業)，現為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。第二位是清華統計學研究所的銀慶剛(1966-，1996年畢業)，現為中研院統計所研究員，已獲兩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。前面提過，年輕時慶榮兄原本不想出國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，這是“論語”陽貨篇裡

心在南方

孔子(西元前 551-479)講的，慶榮兄覺得留在國內，亦能成為一流學者。眾所皆知，數學是從給定前提下，推導出結果；而統計則是由結果，來判定前提是否可接受。看到慶榮兄在台灣所帶出來的學生，早已成一方霸主，驗證他三十餘年前的想法是對的。

除兩位博士外，慶榮兄在台大數學系還帶出 4 位碩士：翁久幸(1995 年畢業，現為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)，陳美如(2001 年畢業，現為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)，王文琪(2001 年畢業)，及黃佳慧(2004 年畢業，現為台北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)。另有清華大學及淡江大學，各一位與人聯合指導的碩士。他所帶出來的碩博士，多數進入學術界，致力於教學及研究工作，繼續傳慶榮兄的衣鉢。高徒出名師，慶榮兄帶學生顯然有一套。要知高手不一定教出高手，不是每個人都會帶學生，周元燊院士甚至還以為，很多學生是被老師教壞的。慶榮兄指導出來的學生，個個卓然有成，在金庸(1924-)小說裡，大約只有黃藥師可相比。飲水思源，慶榮兄的學生，即使於學術界已各有一片天地，至今仍不時感念他的教導。

1993 年 6 月底，慶榮兄要我接中國統計學報主編。雖誠惶誠恐，仍硬著頭皮答應。我想了一下，覺得半年出一期，稿子被接受後，常要等很久才能刊出。若改成 3 個月出一期，應會提高投稿意願。當年 7 月中旬，慶榮兄來中山參加第二屆高雄區統計研討會，我將原本半年刊，準備改為季刊的決定告訴他。他嚇了一跳，因那時中國統計學報只接受中文

稿，此期刊既非 SCI，又是中文，有些學者因此不太樂意投稿。半年刊都擔心稿源不足了，何況季刊？他遂在研討會期間，散布我將有的“壯舉”，我也趁機逢人便邀稿。在我擔任主編的那兩年，為慶榮兄初任所長的頭兩年，公務應佔據他不少時間，但他仍投進“如何揉合隨機變數”，及“一個乘積的矩不等式”（與周元燊合著）兩篇。就是支持國內學術發展，他可不曾想到什麼“浪費”兩篇論文的問題。連大所長都投稿了，稿子便源源不斷地進來了。

1994 年春天，慶榮兄來電，告訴我白志東教授有意來台灣，但他們所聘大陸人士不容易，他問中山應數系是否有可能聘？白先生是大陸第一批 18 位國家博士之一，因研究突出，引起注意，被邀請至美國訪問，其後便留了下來。當時在美國賓州費城的天普大學(Temple University)統計系擔任副教授。20 年前，持大陸護照者，想在台灣待比較長期是很困難的。國科會有一延攬大陸人士的辦法，但名額很少，所有學門一年才共 10 位。經由慶榮兄、趙民德博士，及周元燊院士的大力協助，白先生終於來中山應數系，擔任客座研究員。白先生待在中山的 3 年期間，近悅遠來，常有人來找他請教或討論。中山應數系的統計領域，也因此生氣蓬勃，而那正是慶榮兄所樂見的。

1996 年 7 月，第一屆海峽兩岸統計學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，那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大陸統計學者來台灣，共有 26 位。輸人不輸陣，要擺出相當氣勢才行，因此經費是個大問題。我想起慶榮兄曾說過，他認為中研院統計所該協助各校

心在南方

舉辦研討會，每次可補助 5 萬元。遂求助於他，他欣然同意。今日中研院統計所，每年慷慨地補助南區統計研討會，大家視為當然。但在將近 20 年前，要有“圖利”其他單位的胸襟，可非易事。

中研院的所長一職，是可做些事，施展抱負。只是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，因此也不見得盡是愉快。

慶榮兄當所長的第一年底，12 月 17-19 日，一九九三年統計學術聯合研討會(1993 Joint Statistical Conference)在中研院舉行。那個年代，國內統計界，主計處的角色很重要，他們關心並支持統計活動，也容易弄到錢。其次是泛華統計協會(包含幾位在美國的統計院士)，為數眾多的北美華人統計學者，不但活躍於北美，對國內統計亦有很大的影響力。研討會在中研院舉辦，統計所出錢出力，但“名”似未得到太多。會議組織分籌備委員會，及國內籌備委員會。前者列名的有 22 人次(有兩人名字出現在二不同部門)，大部分是北美學者及主計處官員，國內學者共 4 位，其中一位是統計所前所長趙民德博士。有人名字還出現在兩個委員會中，但統計所現任所長慶榮兄的名字，僅夾在國內籌備委員會的 23 人中，也非主席。那時的國內統計界的情況就是如此，今天已大不相同了。研討會的大會晚宴在台北市南京東路的海霸王餐廳，所有與會者皆能參加，場面浩大。當身為主人的慶榮兄來我們這桌敬酒，有位同桌的北美學者表示不能喝。我遂說“XXX 你都不喝難怪學問比較好。”不料那位當然沒醉的學者，居然說“我學問本來就比他好。”研討會結束回高

雄，一向不服輸的慶榮兄，特地來電，怪我那天為什麼要那樣講，引出 XXX 那句話，似乎仍耿耿於懷。其實我本意只是指 XXX 學問比我們好。

這種在台灣舉辦的統計國際研討會，慶榮兄覺得中研院統計所未受到該有的重視，後來仍一再發生。頗具“民族意識”的慶榮兄，也均感不快。

1995 年 8 月 18 至 20 日，由泛華統計協會主辦的第三屆國際華人統計會議，在位於北京西山風景區香山公園的香山飯店舉行。此飯店的建築和園林，皆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(1917-)所設計，在此開會，別有一番味道。包含慶榮兄在內，台灣去的不少，有幾位還攜家帶眷。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次去大陸，一切都感到很新鮮。有一晚大陸方面招待台灣的與會者晚餐，禮尚往來，我遂建議慶榮兄次晚由中研院統計所出面回請陸方，而台灣的學者作陪。慶榮兄欣然同意，但只請學者，眷屬參加要自行負擔，每位 100 元人民幣。有些台灣學者，或不想丟下家人，或覺得太貴，因此便沒參加。其實同行眷屬並沒有幾位，但這亦為慶榮兄的風格之一，他認為公家的錢不該亂花。

在中山大學舉行第一屆海峽兩岸統計學研討會時，我們與大陸方面敲定今後此研討會，每兩年一次，輪流在兩岸舉行。第二屆便訂於兩年後，1998 年在雲南昆明舉行。相當重視此兩岸研討會，特地從美國芝加哥飛來參加的刁錦寰(1924-)院士，私下問我昆明的會，可否讓泛華統計協會聯合參加。我覺得共襄盛舉，壯大聲勢，應沒什麼不好，此議便

心在南方

通過了。那時向國科會申請經費補助舉辦兩岸會議時，須以民間組織具名主辦的才行。恰好從 1995 年 4 月至 1998 年 4 月，慶榮兄為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理事長，我是秘書長，遂將學會與中山應數系並列為主辦單位，並以學會的名義對外聯繫。

1997 年中，收到泛華統計協會的通知，將於 1998 年 8 月 19 至 21 日，在昆明的雲南大學，舉行第四屆統計學術研討會。慶榮兄獲知後，對大陸及泛華統計協會均很不滿。兩岸統計會議，在大陸的對口單位中國概率統計學會，急忙解釋及道歉。雖曾邀請，但雲南大學並未有人來中山出席第一屆的會議，再加上可能因距離的關係，跟以北京學者為主的中國概率統計學會，交流不夠密切。因此當泛華統計協會主動與他們聯繫時，便積極回應，開始籌辦泛華的會議。當他們已有雛型時，兩岸之會，卻尚未啟動。這是我猜測的大致情況。而慶榮兄的不悅，亦可以理解。刁院士及一位長期參與泛華統計協會會務的傅教授，均從北美來電表示關切。1997 年 8 月，我去美國加州 Anaheim，參加聯合統計會議(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)，在刁院士的安排下，與中國概率統計學會的秘書長馮教授(泛華統計協會特地將他邀至美國)，及在美國任教來自大陸的一位孟教授(代表泛華統計協會)，4 人會商，尋求解決之道。回台後我向慶榮兄說明經過，他仍堅持要與泛華統計協會脫鉤，不願妥協。我覺得應與他站同一陣線，遂通知大陸方面，這次海峽兩岸的會，便不去昆明了，另擇期再舉辦。延後一年，1999 年 7 月 24-25 日，第二屆海峽兩岸統計與概率學術研討會，在江蘇蘇州順利舉行。歲月

如梭，今年5月16-18日，第九屆海峽兩岸機率與統計學術研討會(每屆名稱可能略有不同)，將由逢甲大學及中興大學共同主辦。

1999年7月15-16日，第八屆南區統計研討會很特別地在陸軍軍官官校舉行。開幕時，陸官的中將校長致詞後，輪到慶榮兄，他穿個短褲上台。有陸官的朋友跟我說“你們這位所長真瀟灑。”那些人可穿短褲？腿漂亮的。我這樣回他。管你是教務長、校長，管你是中山、陸官，天氣熱正宜穿短褲。這就是慶榮兄。若生在東晉，大約也屬於坦腹東床一族。

南區統計研討會結束後不久，慶榮兄所長任期便到了，由中研院統計所的陳珍信(1950-)博士接任。(103.3.17)

之後再無大師(五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因罹患腦腫瘤，1998年12月底，慶榮兄在台大醫院開刀治療。1999年元旦我們去醫院看他。他剛動完手術，拿著X光片給我們看，瘤已被割除。我們很好奇，腦袋裡多出那麼大的一顆瘤，其他部位不是嚴重被擠壓嗎？難怪會如此不舒服。如今腫瘤拿出來，腦袋裡空了個地方，其他部位不是要開始爭搶地盤了嗎？慶榮兄與美蓉對手術似乎都很滿意，放心之餘，眾人便開開玩笑。出院後一陣子，慶榮兄說經複診查出身體各處有好幾個瘤。大家不以為意，還開玩笑地說，以前那顆，有如黑社會老大。老人在時眾小弟都很安分。待老大被抓後，小弟便紛紛冒出來作怪了。

手術完慶榮兄所長任期尚有7個月，院方指定由他們所的學術諮詢委員會負責遴選新所長。那時我正好也是委員之一，由於大部分的委員都旅居美國，遂由我充當聯絡人。應該是出於關切，畢竟這是他們當年推動下產生的研究所，有些委員，對於遴選所長一事，相當熱心。面對即將卸任，慶榮兄算是很坦然。投入6年心血，對誰會接他的位子，他當然很在乎。不過看到一切還算中規中矩，在遴選過程中，他並未有太多意見。僅有一次，對有國外委員提出回來開會搭商務艙的要求，他沒有同意。慶榮兄一向有其原則，我深深了解。轉而向他建議乾脆機票補助給個上限，然後不管搭什

心在南方

麼艙等，他接受了。那陣子與慶榮兄接觸較頻繁，他看起來身心狀況還不錯，令人欣慰。

慶榮兄所長任期是 1999 年 8 月 2 日屆滿，8 月 25 日，便接中研院學術諮詢總會的副執行秘書，負責數理組，中研院繼續借重其豐富的研究經驗。這期間他找我去做些事，像是數理組學術審查委員，及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審查委員。我發現慶榮兄這個職務純粹是學術性，且不像當所長那麼繁重，他似乎還喜歡。因自己的時間較多了，他開始投入一直有興趣的科普工作。

那時聖經密碼(The Bible Code)是一受人矚目的議題。有學者提出研究報告，說“舊約聖經”裡隱藏很多上帝要告訴世人的訊息，並以統計來分析檢驗。究竟是穿鑿附會，還是確實可接受？慶榮兄花了不少功夫探究，完成“聖經真的藏有密碼嗎？”一文。2000 年 10 月 18 日，在中研院統計所的“跨所處學術活動”，慶榮兄給了一場頗叫座的“聖經真的藏有密碼嗎？——一場統計論戰”的演講。這篇文章後來刊登在科學月刊第 32 卷(2001 年)第一期。

台灣自 2002 年 1 月起發行公益彩券，其中的樂透彩可說最引人注目。是否有明牌？開獎公正嗎？眾說紛紜。慶榮兄遂寫了篇“樂透狂想曲”，以極淺顯的方式來說明。我們知道後，請他於當年 11 月 16 日，在高雄大學的高中數學資優班演講。後來那篇文章，於 2003 年 1 月 9 至 11 日，連續 3 天刊登在聯合報。慶榮兄寫這種文章，都有如寫學術論文般的嚴謹，而又要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呈現，使“老嫗能

解”，沒有多年所累積出來，那種深厚的統計及文學底蘊，是難以做到的。這些揮灑統計的文章，不論找資料，或製演講簡報檔(PPT)，美蓉都給慶榮兄很大的協助。慶榮兄是幸運的，美蓉機敏果敢，大學時如紅拂女般，慧眼識出慶榮兄的不凡。其後兩心相契，志同道合，因而決定以身相許，並一輩子支持慶榮兄做他想做的事。除了上述兩篇通俗但擲地有聲的文章外，慶榮兄還替中國時報為翻譯的科普書籍寫書評。即使不過是書評而已，他都如論文評述般的認真，且先讀過原書，因此寫出來的書評，鏗鏘有力。

2002年6月27-28日，第十一屆南區統計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。於開幕典禮中，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，致贈“南方之友”獎牌一面給慶榮兄，感謝他自1992年的第一屆起，從未間斷地參加。也許因出身屏東的關係，慶榮兄對南部一直有深厚的感情，樂意接受南部的呼喚。因此當中山應數系邀請他去講學，他便答應了。2002年的秋季，慶榮兄在中山應數系的研究所開設“統計鞅論”。兩星期去一次，每次兩天，嘉惠中山應數系的學子。那次上課期間，與那麼多仰慕他的師生相處，應是他很快樂的一段時光。

慶榮兄在中山的那門課並沒有上完，因他視力出了問題。原來某日在中山上課，中午與美惠及內人夢娜去餐廳，於拿取食物後，他一直無法找到原來的位子。發生什麼事？回台北檢查後，證實腫瘤復發。於是進行第二次開刀治療，但自此情況一直沒有好轉。某次他與美蓉去大賣場購物，美蓉先去結帳，卻久等不到慶榮兄，原來他如飛機迷航，正在

心在南方

賣場東繞西繞。由於視力嚴重障礙，而他又常想去中研院統計所，聽演講並與學生討論，雖住所離中研院很近，走路可及，但每次出門，都是一大風險。2003年6月26-27日，即使身體狀態並不太好，慶榮兄仍在美蓉的陪同下，來高雄金典酒店，參加由高雄大學應數系主辦的第十二屆南區統計研討會。2004年6月24-25日，南區統計研討會移到台北亞太會館舉行，由政治大學統計學系主辦，慶榮兄沒有出現。後來聽說美蓉開車載著慶榮兄來到亞太會館門口，但他已無法進去了。對南區統計研討會如此忠誠，且都已到門口了，必須算他13年全勤。

再見慶榮兄，已是在台大醫院的加護病房，見他全身插管，不禁為之鼻酸。醫學畢竟有其極限，第三次手術未能成功。在與病魔纏鬥6年後，2004年11月18日，慶榮兄離開人間，結束他55年的生命。12月12日中研院統計所為慶榮兄舉行追思會。會中每人發一杯子，杯上刻有他手書的“天佑統計所”，看得出顫抖的筆跡，標示的時間是2004年7月14日(三)，及“I was born to be a statistician”。在慶榮兄生命的最後階段，他仍心懷中研院統計所。1976年他申請學校準備出國時，唐文標教授替他在自傳裡寫下“I was born as a mathematician”，但後來他心向統計了。追思會安排一些人上台，千言萬語，但每人只有短短5分鐘。上台後，我說慶榮兄是個很純真的人，…。

憶起1990年6月28至30日，在台北舉行的國際統計學術研討會，由中國統計學社、中央研究院，及行政院主計

處聯合主辦。那次盛會，有多位享譽國際的著名學者，不遠千里來參加。大會為娛樂嘉賓，其中一晚在國父紀念館安排表演。那個年代，主計處本領是很高強的。現在研討會要弄晚會，請來職業團體表演，已幾乎不可能了。節目中有蘭嶼勇士舞的表演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達悟族穿著丁字褲跳舞，還蠻震撼的。彼時慶榮兄仍在美國任教，專程回台灣開會。晚會結束後他告訴我，他都快哭出來。熱愛鄉土的慶榮兄，對這類傳統文化，常有莫名的感動。這樣一個情感豐富，一根腸子通到底，真誠坦率，讓人跟他在一起輕鬆自在的人，居然這麼快就離我們而去了。

2005年元旦，因美蓉來高雄，美惠中午找大家聚聚。美蓉想將慶榮兄的藏書捐出。那天在座內人是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，美惠先生是義守大學圖書館館長，兩位館長均表示樂意接受。當他們在討論時，我想了一下，遂說給我們好了。因書一旦進入學校圖書館後，不可能給專區置放，一定會散掉，而高雄大學統計所可成立魏慶榮紀念圖書館。有了這個圖書館，新成立的高大統計所，將不再是一無所有了。此紀念圖書館，於2007年6月22日，藉高大統計所主辦第十六屆南區統計研討會之便，由美蓉、周元燊院士，與趙民德、陳珍信及李克昭(1953-)等三位中研院統計所歷任所長一起揭幕。跟慶榮兄為至交的邱守榕教授，也特地前來參加。邱教授於我大四時從美國回台大數學系任教，是我的老師輩，為一性情中人。慶榮兄大我5歲，他過世後，有次邱教授對我說“我把你當小弟，因你是魏慶榮的小弟。”年紀一把被稱小弟有些滑稽，但仍感榮幸。

心在南方

2005 年秋天，中國統計學社開理監事會，其中有一案子是慶榮兄終身成就獎的提名。由於慶榮兄已於前一年過世，討論時有委員對此提出疑問。我指出設置辦法中並未規定只能頒給活人，況且學社早就該頒給他了。此案也就無異議通過。當年 12 月 10 日，於淡江大學舉辦的統計年會中，由美蓉代為領獎。獲獎事蹟有四點，其中有兩點是：

終身致力統計學術研究發展，對統計科普教育
推展不遺餘力，在統計科學理論、應用及普及化，
貢獻卓著。

教育及提攜統計後進，作育英才無數，對我國
統計教育發展，不遺餘力。

這個獎實至名歸，只是來的太遲。

美蓉及慶榮兄的學生慶剛，一直對慶榮兄愛護年輕人的心念念不忘。在他們的推動下，魏慶榮統計論文獎於 2008 年設立，獎勵對象為國內博士生。申請者之論文經審查後，推薦至南區統計研討會演講，擇優決定獲獎者，並在晚宴時頒獎。慶榮兄一向愛熱鬧，我們便也將這個獎熱熱鬧鬧地辦。此獎前三屆由高大統計所負責，現由中華機率統計學會承辦。

白居易(772-846)在“與元微之書”中寫著“人間相見是何年？”春去秋來，歲月匆匆，轉眼慶榮兄離去已將近 10 年。雖然他的影像仍那麼鮮明，呵呵笑的声音，仍彷彿在耳邊，但人間已無再相見之可能。為什麼會這樣？“天實為

心在南方

之，謂之奈何！”白居易如此告訴我們。(103.3.19)

之後再無大師(六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幾年前曾看過大陸作家岳南(1962-)所著的“之後再無大師”一書，寫民國以來，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。包含蔡元培(1868-1940)、梁啟超(1873-1929)、陳寅恪(1890-1969)、胡適(1891-1962)、董作賓(1895-1963)、傅斯年(1896-1950)、李濟(1896-1979)、梁思成(1901-1972)、梁思永(1904-1954)，及林徽因(1904-1955)等人的事蹟。岳南專以考古及歷史為題材寫書，所以他筆下的大師，多半為文史哲及考古等領域，僅少數梁思成及林徽因為建築方面。上述學者中，即使最晚過世的李濟，離現今2014年，都已35年了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難道35年來再無大師了？而究竟怎樣的人物才算大師？

大師學問該很好吧！怎樣是學問好？學問等同於研究？研究等同於論文？論文注重質與量？1978至1983間，我在美國普渡大學(Purdue University)唸書，那時沒有網路，一切都是紙本。我不時去圖書館翻閱期刊，心嚮往之一番，便常看到C.Z. Wei的文章，出現在各一流期刊中。慶榮兄就讀博士期間是1976至1980年，自仍是學生的1978年起，他就有文章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(縮寫為PNAS)刊登了。現在喜歡講影響係數(impact factor)，論文若能發表在影響係數愈高的期刊，將愈被重視。

心在南方

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(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, 簡稱 ISI), 以一套方法, 對各期刊給出影響係數。目前所能查到最新的資料是 2012 年, 相對於統計類的期刊, 影響係數能達到 2 便算很高了, PNAS 的影響係數, 可是高達 9.737。

我們先以一些世俗評比的方式, 來看慶榮兄論文的質與量。ISI 持續收集、整理及分析各種有關論文發表的數據, 供從事研究工作者參考。他們將學門共分成 21 個, 每一個都相當大, 像數學便包含統計學。眾多數據中, 有一項是高度被引用(highly cited)論文的統計。要知論文不一定要汗牛充棟, 能被引用才是王道, 否則寫再多文章, 不過終與草木同朽。清華大學數學系系友會的網頁, 在“傑出系友”那欄, 於介紹慶榮兄時, 有底下一段:

(ISI)於 2001 年開始, 公布全世界科學各領域論文最被高度引用的研究者。第一次台灣共有 3 名, 第二次台灣共有 6 名(大陸共 2 名), 魏慶榮教授皆在其中, 而且是台灣、大陸數學領域唯一入列者。

2001 及 2002 那兩年, 是慶榮兄生命的尾聲, 以論文被引用的頻率來評比, 他仍是如此虎虎生風。必須一提的是, 所謂台灣共幾名, 指的是在台灣任職的學者(不計國籍)入列的人數。另外, 退休或過世的, 因論文仍可被引用, 故仍會繼續被列入評比。轉眼慶榮兄逝世已近 10 年了, 這些年來, 整個台灣的研究表現, 已提高不少。依據 ISI 2012 年的統計, 21 個學門的論文, 各被引用最高的前 250 位研究者中, 台灣

總共有 18 位，不算太少，約與台灣所佔世界人口的比例近似。18 位中，包含中央研究院的前任院長李遠哲(1936-)，及現任院長翁啟惠(1948-)。至於上榜的領域則有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地球科學、材料科學、生物學及生物化學、生態學/環境、植物學及動物學、農學、計算機科學，及社會科學等。依舊無人能及，慶榮兄仍是數學學門台灣的學者中，唯一上榜者。這是質，再來看量。趙民德博士，曾針對 1989 至 1993 年的 5 年間，30 份最佳統計期刊所刊登的論文，依照頁數及作者數，如一篇長 20 頁的論文，先以 19.5 頁計(他假設最後一頁只刊登半頁)，若只有一位作者，則該作者獨獲 19.5 點；若有二位作者，則二位各得 9.75 點，餘此類推。按點數排序，慶榮兄名列全世界第 52 名，為台灣學者最高者。

上述這些不少學者很在意的漂亮數據，慶榮兄恐怕並未太放心上。一個了不起的學者，有興趣的是探索新知，而不是刻意去經營論文。雖然他很可能曾發表過不少將流傳久遠的論文，雖然一旦評比他的確是居於領先，但這些就只是發生了，不是經營來的。

話說回來，蔡元培及梁啟超等人被視為大師，顯然不是因他們曾寫了多少篇論文。而是他們所發表的論述，在思維方面，對世人有深遠的啟迪；且他們關心的議題，至少是影響到社會及國家的。所以大師常有，但“之後再無大師”那類的大師，便不常有了。其實早在多年前，趙民德博士在“勿謂知音稀”一文裡，便以“偉大的學者，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問，更因為他們的風格”來破題。

心在南方

1976年5月，我即將大學畢業，“數學傳播”出版了。我捧著創刊號細讀，如獲至寶，心想如果初進大學時，就已經有這份刊物，則4年下來，將可能對數學的內涵有更深入的了解。這份季刊，第一卷的4期，分別出版於1976年5月、8月、12月，及1977年3月。那4期裡，每期皆有一篇慶榮兄寫或翻譯的文章，題目分別是“邏輯與教學”（譯並改寫），“給學弟的一封信”，“蘇格拉底對話錄—數學篇”（譯，Alfred Renyi 原作），及“淺談對稱”。要知慶榮兄乃於1976年8月出國唸書，4篇中很可能有一兩篇完成於他出國後的第一學期。在“蘇格拉底對話錄—數學篇”（刊登於1976年12月號）該文之前，很特殊的，有一“譯者簡介”：

本文譯者原任教於台大數學系，已於八月中旬出國深造。我們深深感謝他在百忙之中仍抽空為本刊翻譯此文。讀者或已注意到，他在前期“寫給學弟的一封信”一文中，所表達的見解與熱誠。事實上，魏先生一年來不斷地為本刊提供資料和幫助，其所做的遠超過其所發表的，對於這些本刊再致謝意。

這段編者特別寫的話，對慶榮兄的一生，可說做了相當精準的刻劃。

“數學傳播”乃38年前，在各方企盼下，一群熱心的數學工作者所創。提供一個給中學生、大學生、中學教師、大學教師，及關心數學的各界人士，一片傳播及吸取數學知識的園地。創業艱辛，好稿難求。慶榮兄是第一卷裡，唯一

每一期皆有文章的作者。不要忘了那一年，他正忙於出國的準備，及剛到美國須適應環境。草創時期，“數學傳播”所刊登文章的作者，大部分均為大學教師。仍在十年磨一劍階段的慶榮兄，其文章與之並列，侃侃而談，雛鳳清於老鳳聲。嶄露頭角尚不足以形容，應說儼然已有大學者的架勢了。那時的慶榮兄，彷彿內力充沛，只待被牽引出來。由編者對慶榮兄的致謝詞，我們獲知慶榮兄的熱誠奉獻，竟是從那麼年輕便已開始了。又由他寫的文章中，有兩篇是翻譯，可看出慶榮兄之愛閱讀，其來已久。事實上，從魏慶榮紀念圖書館內，慶榮兄曾擁有的大量涵蓋天文至地理的書籍，便令人對慶榮兄多方閱讀的習慣，嘖嘖稱奇。

著名的法國數學家龐加萊(Jules Henri Poincaré, 1854-1912)極為博學，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興趣廣泛(The last Universalist)的數學家。今日從事科學研究者，孜孜矻矻，皓首窮經，最後就算博學通覽，很可能僅專精在某一學門的某一領域中，興趣不易廣泛。若說慶榮兄為最後一位興趣廣泛的統計學家，大概不太會有人反對。慶榮兄愛與人談學問，不限於數學及統計，對很多事物他皆有濃厚的興趣。他並常能對各領域的研究者，給出其看法與建議。

當學者累積獎項，先小獎後大獎，早已是學術界法則。慶榮兄僅在回台灣定居3年後，於1993年得到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。沒有太多，這應是他在台灣所得過唯一的學術方面之獎項。他與人討論向來不求回報，不求論文掛名，當然更不累積論文。這樣的特質，在“今日大師”群中，有如鳳毛

心在南方

麟角。在眾人拼著成為大師的當今，如此喜歡學問，卻如此不經營的學者，真不知何處尋了。本來術業有專攻，在學術研究上，雖難有人能獨占鰲頭，但不乏各領風騷者。只是海水不可斗量，處於“之後再無大師”之林者，又豈會在乎那些世俗的評比？

38年前，“數學傳播”的編者，就已推崇慶榮兄“所做的遠超過其所發表”。這差不多可說是慶榮兄一輩子的寫照。其實不只對“數學傳播”的編務，那不過是他一生諸多奉獻中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極其輕微的一項，於個人研究、於擔任所長、於對待風義師友、於參與的各項事務，慶榮兄常是所做的，遠超過人們所看到的。隨著時間慢慢過去，隨著我們的閱歷愈來愈廣，這樣的風格，益發令人懷念。
(103.3.20)